

编者首语

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不仅诗词、乐府、戏曲等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瑰宝，古典小说也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中的一朵璀灿的奇葩。仅现有国家和地方各图书馆收藏的历朝历代小说，粗略计算就有五千余种，且国内外图书馆、私人藏书，不断通过各种友好渠道，将一些珍稀版本图书贡献给国家和读者，于是一些稀有本、善本、孤本等各色古代小说，争相面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文化出版的繁荣景象。然而，由于品种繁多难免鱼龙混杂，许多读者因受时间、专业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面对林林总总的古代小说一时不知如何选择。这样就给出版界提出一个现实的课题，即如何从浩繁的中国古典小说中筛选出一些既有文学价值又有欣赏品味的文化精品，以飨读者。

此次，我们出版的《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全四卷）就是根据这一社会需求做出的尝试。

在专家指导下，我们从众多现有国内外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择其优而选之，其内容鲜明地反映着中国古典文化的精萃，我们始终把内容与形式并重，思想与艺术并重、深厚度与可读性并重作为遴选原则。如《海上花列传》曾被胡适先生称为“吴语中的第一部杰作”。胡适先生在海外还谈及，一天，文学家郑振铎先生逛书摊，买得一部书，跑回来对同住的胡适先生高喊：“我找到了一部宝贝书！”这部书就是被称为“海上奇书”的《海上花列传》。此书奇在何处？其一，胡适称“第一流的作者用他的全力来描写上海妓家的生活，自觉地描写各人的性格、脾气、态度、

行为，可算是一大成功；其二，无论写黄翠凤之火辣，抑或张蕙贞的庸风，还是写周双玉的娇娇，陆宝之之放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忽东忽西，随手拈来，并无一丝挂漏；其三，全书百数人物竟无一雷同，无一漏结。《海上花列传》可以说在当时给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再如，《花月痕》，此书成书于咸丰年间，被诬为“狎邪小说”。全书写的是韩荷生与妓女刘秋痕、杜采秋悲欢离合的恋爱故事。虽是写妓女生活，却全不涉淫邪秽语，书的品位极高。其论说无非是发泄对时事之愤懑。三十一回的鸦片叹，悲论出中国近代衰落的根源，作者忧时伤世之泪，渗于纸上。又如《青楼梦》成书于光绪年间，虽说是勾摹柔情，敷陈艳迹的恋爱故事，但主人公金挹香识得寒儒，怀才不遇，百般垂爱，使其发达的行为，从一个侧面挟击了公卿士大夫们的无能与腐败。书中内容虽迫于幻想，但却反映出了作者对彼时彼世的政治和生活态度。至于说到《粉妆楼》、《九云记》、《五美缘》、《狐狸缘全传》、《绣鞋记》、《珍珠舶》、《醋葫芦》等等，亦多见于市井书店，文学家对此亦多有品评。其中广泛包涵了宫庭艳史、世态人情、仙语人言、幽默杂闻等等。总之，此次编者是从众多古代、现代海内外版本古籍中，择其故事生动，可读性强，文字精美且品位较高，值得珍藏的古典小说编纂成集，所以称其为珍本。这样选编的珍本，不但排除了有些古籍中鱼龙混杂、人鬼不分的缺点，更避免了读者广为采寻有关书目之累。

此书编纂出版，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专家指正。

编摇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辘一木主编 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
第 员 版

I 中... 摇 II 辘... 摇 III 古典小说 中国 选集 摇 IV 圆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怨) 第 员 号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出版：摇摇摇摇出版社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振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苑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伊伊

字数：源千 字

印张：圆印张

版次：怨年 苑月第 员版

怨年 苑月第 员次印刷

印数：员原册

书号：第 员 号

定价：苑元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编委会

摇摇

摇摇摇摇总策划摇摇陆摇远

摇摇摇摇主摇编摇摇邢一木

摇摇摇摇编摇委摇摇邢一木摇孙永清

田晓娜摇马仁真

邓斌芝摇其摇风

目摇摇录

- 第 一 回 摇 限时刻焚香出去 (远缘)
怕违条忍饿归来
- 第 二 回 摇 祭先茔感怀致泣 (远贡)
泛湖舟直谏招尤
- 第 三 回 摇 王妈妈愁而复喜 (远愿)
成员外喜而复愁
- 第 四 回 摇 思疗妒□□置膳 (远缘)
欲除奸印信关防
- 第 五 回 摇 周员外设谋圆假梦 (远圆)
都院君定计择良姻
- 第 六 回 摇 脱滞货石田长价 (远熙)
嗟薄命玉杵计穷
- 第 七 回 摇 落圈套片刻风光 (苑元)
露机关一场拷打
- 第 八 回 摇 再世昆仑玉全麟嗣 (苑猿)
重生管鲍弦续鸾胶
- 第 九 回 摇 都院君勃然嗔假印 (苑圆)
胡主事混沌索真赃
- 第 十 回 摇 伏新礼优觞祸酿 (苑熙)
弄虚脾继立事谐
- 第 十 一 回 摇 都氏瓜分家财 (苑猿)
成飙浪费继业

- 第十二回 摇石佛庵波斯回首
普度院地藏延宾 (苑苑)
- 第十三回 摇产佳儿湖中贺喜
训劣子堂上毆亲 (苑苑)
- 第十四回 摇告忤逆枉赔自己钞
买生员落得用他财 (苑苑)
- 第十五回 摇画行乐假山俺侍女
涉疑心暗鬼现真形 (苑苑)
- 第十六回 摇妒气触怒于天庭
夙孽报施乎地府 (苑苑)
- 第十七回 摇波斯阅招救难
都氏带罪受经 (苑苑)
- 第十八回 摇翠苔重返家门
都氏闾堂拜谢 (愿愿)
- 第十九回 摇都白木丑态可摹
许知府政声堪谱 (愿愿)
- 第二十回 摇昧心天诛地灭
硕德名遂功成 (愿愿)

第一回 摇限时刻焚香出去
怕违条忍饿归来

引首《满江红》

宋搖儒作

须发男儿，率性处繇来凛冽。又何曾隐忍肤挠，含容目瞿。胜负场中逞
后先，英雄队里争豪杰。怎归来见着俏浑家，汤浇雪。摇摇虚心，犹未
悦，任趋承，还磨折。总甘心忍耐，敢生□□。可侮浑如系颈羊，堪欺俨似
藏头鳖。是何年，请得上方刀，把雌风灭。

这首《满江红》词，乃是宋时一个宿儒所制。单道着人生于天地之间，受父母之精血，秉天地之性灵，至清至明，至刚至劲。及其渐至壮年，又读了几多诗书，学了几多世务，添了几多侠肠傲骨，义胆雄心，一毫也不少屈于人，一些也不少弱于己，便是父母，也不肯让他分毫。不知怎么到了壮年以来，娶下一房妻室，便有了一个束缚，就似那蜗牛遇了盐醋、蚂蝗见了石灰的一般，繇他飞天也似的好汉，只索缩了一大半。这也不知甚么缘故？难道男子个个惧内、女人个个欺夫的？也是天生的古怪。

俗话说得好：“干事时他却还在底下，除了这事，他便要爬到丈夫头上屙屎。”莫说别的，便是当时陈季常，是个大意思的人，那个不相钦敬？独有这点上边，有些调停不来，每受了夫人的呵谴，难为到十生九死。又有那不识进退的老苏，倚着通家好友，只道自己面皮怎么样大，思量劝那柳氏转来，走来道：“嫂嫂，夫乃妇之天……”一缘二故，说得不上三五句话，只见那柳氏霎时变下脸来，把个刀一似的言语复上几句，眼见那老苏真个也自酥了。这总是《狮吼记》的旧话，人人看过，个个晓得，却把来做一个引子，小子也不十分细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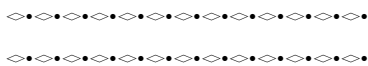
却说目今又有一户人家，丈夫赛过了陈慥，老婆赛过了柳夫人，他的家门颠末，又赛过《狮吼记》。虽则世上常情，亦是目今趋事，待我慢慢说来。有诗为证：

堪叹男儿力不支，诸凡事业任妻为。

假饶片语相挠处，历尽熬煎真可悲。

妻主内兮夫主外，夫耕妻织俱无怠。
丈夫一日身显荣，念及糟糠倍亲爱。
宋弘之妻不自夸，自有知心宋弘在。
怎知当世浇薄风，妻虽懒惰勤争功。
自言家业皆繇我，恃己多才凌老公。
丈夫不幸无子息，自言有婿有内侄。
堪叹白发已蒙头，尚不容夫亲外色。
丈夫无奈假趋承，只恐貽笑遭人轻。
后生莫道不惧内，事到其间难后生。

做亲后不多几年，夫唱妇随，做了千数家业。不期都老员外过世，舅舅都丽又小，绢铺没人管理，却是成珪寻了后街绸绢行中一个旧友，仍旧开张缎铺。这友人姓周名智，表字君达，年纪与成珪仿佛，不相上下。做人性格温和，公平交易，店面上一发来得，真个是不繇科甲的状元，不做文章的秀士。兼之出入银两，半毫不苟，开得十多个年头，颇颇有了利息。一日，成珪道：“贤弟，你我忠心赤胆，开店多年，有本有利，并无芥蒂。只是如今事体大了，两下日久，终有结局。古言道得好：‘树大分枝’。我和你两人就此分析，有何不可？”周智道：“小弟得蒙提挈，凡事皆赖贤兄所赐，一任尊裁，但凭处分。”成珪道：“说那里话！本钱虽是我多，辛力却是你多。和你除原本外，均分余利就是。”当日就盘算了帐目，点起货物，共有万金。两下各自分了明白。周智便移至大街，仍旧开张缎铺。成珪却懒于琐碎，因家下有了两



个得力主管，竟移至后巷开了一所解库。

说话之间，不觉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又是十多年后，两家生理更又不同，日兴日旺。只是一件，那周家莫说别的，只儿女也添了两三个，将次要嫁娶了。独这成宅夫妇，少不得一个称了员外，都氏也称了院君，家里山场、田地、衣饰、金银，那件没有？偏偏的员外便像太监，院君就像个羯狗，两下结亲四十余年，屁也不曾放得一个。都氏也不着急，莫怪那成珪口中不说，心下思量道：“我有偌大家私，年近六旬，并没一个承宗接祀的儿子，这事怎不教人着急！总是城隍庙、张仙祠、崔府君、定光佛，那处不立愿？那处不许经？一毫也不灵应。”况且院君性格不凡，看官们像也凉着七八分的光景，那些娶两头大、七大八、一妻一，莫说成员外，便是小子也开不得口了。

一日，成员外闲居无事，春景融和，节届清明，时当寒食。那时独坐书斋，别无思想，忽然记得起来：“去年天竺进香，曾在白衣观音殿前许下灯油良愿，至今将及一载，未及完纳，想是因此越没个子嗣消息了。”即忙便请院君商议。不多时，那都氏轻移莲步，缓动湘裙，来见员外。看他怎生打扮，《临江仙》为证：

杏脸全凭脂共粉，乌云间着银丝。荆钗裙布俭撑持，不为雌石季，也算女陶朱。摇摇真率繇来无笑影，和同时带参差。问渠天性更何如？要知无妒意，溺器也教除。

成珪迎接之际，虽不尽摩，而其容貌，亦有《临江山》词为证：

年齿虽然当耳顺，襟期尤似中龄。吴霜缕缕鬓边生。不因五斗粟，惯作折腰迎。摇摇绮思每涎蝴蝶梦，幽期惟恐莺闻。问渠来将是何名？畏妻都总管，惧内老将军。

都氏见成珪，便问道：“你今独坐在此，请老娘为着何事？敢是早膳未进，还是库中账目要查么？”成珪见妻子来意严整，便又不敢开口。那都氏又问道：“莫非夜来受了风寒，敢是那边吃了哑药？不做声，为着甚么？”成珪没奈何，只得把个笑堆在脸上，道：“院君有所不知，拙夫那里为着这些来。只因去岁天竺进香，没要紧为着子嗣上，曾在白衣观音殿中，许下灯油幡袍良愿。适才记得起来，拙夫将欲告假一日，自往进香还愿，故此特请院君商议，别无他事。不知院君意下何如？”那都氏把头低了一低，眉蹙了一蹙，便道：“烧香好事，但凭你去，何须和我说得。”掇转身，便向里边竟自去了。

成珪没奈何，只得舍着张风脸，上前一把拽住道：“院君，这回肯不肯，分付一个明白，如何竟自去了？”都氏道：“你自去便是了，难道我又来搅你？”成珪道：“院君说那里话！拙夫若去，一定要请同行，如何擅自敢去！”那都氏被他趋承不过，却也回嗔作喜道：“若要我去，何不一发请了周家叔婢二人，同去走遭？况且清明节近，往天竺就去祖坟上祭扫一回，却不一举两得？”成珪大喜道：“还是院君，到底有见识，有理，有理。院君，我看此刻天色清爽，明日一定晴朗，就是来日如何？”都氏道：“便是明日。你可亲自周宅去来，我却在家备办用酒食。”

成珪应了一声，向外便走。都氏道：“转来。”成珪捉不住脚，倒退了三二步，道：“院，院君，还有甚么分付？”都氏道：“往常你出门去，亲自点香限刻，计路途远近，方敢出门。明日虽是烧香公务，料你不敢偷腥，只是有理不可缺，一遭误，二遭故。”成珪转身把舌头伸了一伸，劲颈缩一缩，轻轻走到香笥里，取了一枝线香，战兢兢的点在炉内，道：“院君，拙夫去也。”都氏道：“还不快走！”唬得那成珪抱头鼠窜，一溜去了。都氏却自嘻嘻的笑了一声，先到厨下，分付丫环小使道：“来日我们天竺进香，俱要早起整备，四辆肩舆，一应酒食，俱可早些安排，不可临时无措。”众婢仆齐齐应诺，不在话下。

却说成珪出得门来，又早夕阳西下晚饭时光，只恐周宅往返归迟，有违香限，取责不便，恨不得两步那做一步。转弯抹角，过东转西，却才来到周宅门首。只见外厢铺面俱已闭了，两个门神，你眼看着我眼，把个门儿关得铁桶相似。成珪捶了一会，里面深远，偏不见应。欲待转来，又恐误事；欲待等候，又恐违限。正是两难之际，只见门缝里露出一线灯光来。成珪慌忙张看，只见一个小厮，手中提个灯笼，正走出门。见成珪到来，便厮唤道：“我道是谁扣门，原来是成员外。连晚到此，定有贵干，请里面坐。”成珪道：“我来寻你员外，有事计议。可在家么？”小厮道：“员外与两位小官人，俱去亲戚家饮酒未归，故此小人特地去请。员外进内略坐片时，便好相会。”成珪道：“既不在家，那里等得。你只替我说，明日接员外、院君天竺进香，我自去也。”那小厮那里知道成珪心上有事，一把的死命拽住，道：“员外又不是他人，为何这等作客？员外不在，院君也在家下，晚饭也用一箸去。”

成珪再三不肯，小厮再四又留。正在喧嚷之际，周智的妻子何氏院君踱将出来。这何氏从适周门，一般赤手成家，帮助殷实，全不似都院君性格。有《临江仙》为证：

淡扫蛾眉排远岫，低垂蝉鬓轻云。星星凤眼碧波清，莺声娇欲溜。燕体

步来轻。摇摇容貌可将秦、虢比，贤才不愧曹卿。顺承妇道德如坤，螽斯宜早振，麟趾尽堪征。

何氏闻得外厢聒絮之声，不知甚事，出来一看，见是小厮留成员外，连忙相见，道个万福，把那世俗套话问候了一番，就留成珪进内敬坐。成珪见他殷勤相待，只得坐下，却才把个豚尖拈得一拈，好像椅上有块针毡相似，好生不安，总也为着家中线香之故。圣人道得好：有诸中，形诸外。何氏因是通家，自己陪坐。说不多闲话，丫环献过茶来。成珪道：“茶倒不必赐了，有件小事，特来致意：老夫奉拙荆之命，特着老夫亲自请君达阿弟与院君，明日一同往天竺进香，就去祭扫荒陇，又兼老拙还愿。万乞蚤临，幸勿见阻。”何氏道：“荷蒙宠招，本当趋命，奈拙夫未回，未及详审，不敢擅专。少顷归家，即当转申美意，定须遵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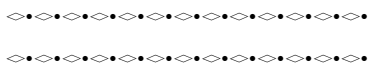
丫环报道：“酒肴已备，请院君主席。”何氏便道：“员外到来，无甚款待，聊备鲁酒，幸勿见嫌。”成珪见何氏这般调妥，兼之淳善，暗想道：“我这些须之事，便道不曾对丈夫说知，不敢造次应允，别事俱各可知。偏我命中驳杂，娶着这个老乞婆，恁般顽劣，恁般泼悍！我今出来多时，线香已应完了，不知家下怎么一个结局，若再吃酒，岂不愈深其疑？”正是不想也罢，想到这个田地，却便是顶门中走了三魂，脑背后失了七魄，两耳通红，五内火热，忙忙的回复“不消”，也不知向那一方壁角里唱个歪喏，望外便走。

何氏正留不住，已在作别之际，只见灯光之下，又蚤周智回也。二子随后亦来。且看周智怎生模样，《临江仙》为证：

布袜青袍多俭朴，衣冠楚楚堪钦。谦恭虚己颇温存，虽当酩酊后，到底有规箴。摇摇二子多才骥与骥，一双白璧南金。联芳棠棣许趋庭，从来夸两仲，不负二难称。

成珪见周智到来，只得住脚。周智拜揖道：“贤兄光顾，失迎莫罪。”便对何氏道：“伯伯到来，不比外客，为何不见一些汤水？”倚着酒醉，兼着真情，一把拖了成珪，把个妻子、婢仆翻天搅地的骂个不了。倒叫成珪目瞪口呆，劝又劝不止，辞又辞不脱，被他拖来拽去，弄得头也生疼，却也顾不得周智埋怨妻子，只把进香之事，忙忙说了一遍。见周智满口应允，便要立誓辞回。周智心里明白他的毛病，故意不放，正像打破砂锅，直问到底道：“是为何这等执拗，不肯用些酒去？定要说明白。”成珪被逼不过，没奈何回复道：“老弟是个极聪明的人，定要区区细说？这时不回，今晚可是安睡得？”周智原是个爽脆的人，便道：“是了，是了。贤兄实欲回归，恭

不觉已到自己门首，发付了小厮回去。众主管俱来迎接，问道：“员外出去多时，毕竟不曾晚膳，敢是饿也？快办酒肴。”成珪道：“这到犹可，院君可安静么？”那些主管也有笑嘻嘻的，也有骨都嘴的，不知为着何事。成珪见不是头，连忙又问几声。那主管道：“自从员外出去，院君里面不知为甚，吱喳了好一会，还未息哩。”成珪听了这句风声，却似雪狮子向火，苏了一大半，慌得个手脚无措，口中虽是不言，心内好生着急，暗自忖道：“今日迟归，原是自己不是。少间院君若是有些出言吐语，到也还好承受；倘或求免不脱，动起向日家伙，免不得面门上带些青紫，明日进香甚么体面！”只得叹口气道：“罢了，罢了，丑媳妇免不得见公婆。”只索硬了头皮过去见他。正是那：青龙与白虎同行，喜鹊与乌鸦齐噪。不知主何凶吉，且听下回分解。



摇

醋葫芦

摇

透眼

祭先茔感怀致泣 第二回 摇泛湖舟直谏招尤

引首《玉楼春》

无名氏作

六桥岁岁花如锦，多少风流堤上逞。几番花落又重开，当日风流都老景。

南北两山多邃径，沿路荒坟失名姓。可怜今日纸钱飘，他日有无犹未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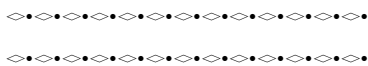
却说成珪只恐线香限紧，连晚忍饿而归，又见众主管这段光景，好不害怕。没奈何，只按了胆，直头走将进去。却好都氏正是盼望之际，成珪陪个小心，深深唱个肥喏，竟不知妻子放出甚么椒料来。谁想成珪八字内不该磨折，不知那一些儿运限亨通，也是这一刻的星辰吉利，真正千载奇逢，破格造化，霎时乐师灯化作鬼火。都氏见丈夫唱喏，便带个笑脸问道：“接客的老奴，怎么回复我？”成珪见这段光景，不知喜从何来，心头突地把泰山般一块疙瘩抛在东洋海里。你道为何那些主管也会吊谎来吓家主？原来有个缘故：成珪自从傍晚出门，都氏却在家中备办进香物料，丫环、小厮那里理会得来？故此呐喊摇旗了这一会。众主管不知其故，却泛出这段岔头，吓得成珪屁滚尿流，好利害也。有诗为证：

雌鸡声韵颇堪夸，路上人闻体遍麻。

膝下黄金何足惜，满筐谨具向浑家。

成珪坐得喘息已定，对都氏道：“拙夫蒙院君命，去到周宅，将分付的言语尽行致意与何院君得知。他已满口应允，明早即同周君达一齐到来，并无别说。”都氏道：“那老周怎么也来？”成珪道：“院君分付邀他，自然要他个到，难道怎好虚邀得的？”都氏道：“这也罢了。你可用晚膳未？”成珪道：“多承他家再三款留，只恐违了夫人严限，故此尚未吃来。”都氏道：“偏你这样人，假小心，最胆大，猢猻君子，

一行人住得轿子，只见那大小船户，俱来兜揽，有的问岳坟，有的问昭庆。成茂道：“我家员外也不往昭庆、岳坟，却往天竺进香。先要个轻快小船，渡过金沙灘，



然后要只头号巨舫，转来游玩。你可准备。”艄子道：“这都理会得。”便把船儿摇拢，众皆走上，艄公摇动，不一刻已到了金沙灘。依先乘轿，分付大船等候，不在话下。

不觉来到九里松，转过黑观音堂，便是集庆禅院，两边庵观寺院，总也不计其数。烧香的男男女女，好似蝼蚁一般，东挨西擦，连个轿夫也没摆布。挤了好一会，才到得天竺寺。但见：

栋宇嵯峨，檐楹高迥。金装就罗汉诸天，粉捏成善才龙女。真身大士，法軀海外进来香；假相鹦哥，美态陇西传入妙。求签声，叫佛响，钟鼓齐鸣，不辨五音和六律；来烧香，去点烛，烟光缭绕，难分南北与东西。正是：皇图永固千年盛，佛日增辉万姓瞻。

众人下轿，净手毕，安童点上香烛。值殿长老过来，问了居址姓名，写了两道文疏。行者击鼓，头陀打钟，齐齐合掌恭敬，各各瞻依顶礼，口中各各暗暗的祷祝些甚么。再请签筒，各人祈签已了，送了长老宣疏衬钱，然后起身两廊观看。只见那些募缘僧人，手里捧本缘簿，一齐攒将拢来，你也道是修正殿，我又说是造钟楼，一连十多起和尚，声声口口念着弥陀，句句声声只要银子，把个现在功德，说得乱坠天花，眼灼灼，就似活现一般。那些趋奉，不能尽述。周、成二员外虽是有些钱财，那和尚套子到是不着道的，只不做声，只是走来走去。那些和尚也只跟来跟去，甜言蜜语，说个不了。都氏有些焦躁起来，到是何氏道：“一来烧香，二来作福，叫安童拿五百钱散了与他，省得在此絮絮咕咕。”众和尚得了铜钱，好似苍蝇见血，也不顾香客在旁，好生趋趋跄跄的，你争我夺，多多少少得些，哄的一声，又到那一边，仍旧募化去了。

周智对成珪道：“贤兄，可怪这些秃驴，狠化人的钱财，又没个儿女，何苦这等？明日留与他人受用，想他着甚要紧！”成珪道：“老弟差矣。财乃养命之渊，人岂不要？但是随缘用度，自然消受得起。这班秃子拿去吃酒养婆娘，布施的功德自在，他却消受不得，后世变牛变马，俱是这一等人。”都氏毕竟嘴快，便对付丈夫道：“依你讲来，僧俗一理，你每常私自瞒我走去吃酒，养婆娘，也要变牛变马哩！”周智道：“这报应之理，何待来世，只此生便有结局。比如吃酒、养婆娘，目下虽然快乐，到老没有个儿女，设或三病四痛，没个贴体亲人，那时要茶无茶，要饭没饭，便是活受地狱，何须定要变得牛马！”成珪不敢做声，何氏只自好笑。都氏不肯服输，便分解道：“和尚岂得没有儿子？虽然不是亲生，也只要身边有物。俗语说得

好：床头一箩谷，自有人来哭。在家人，出家人，正是有货不愁贫。”周智道：“不是亲生，到底没干。我若做了和尚，决乎明公正契娶个师父娘。再若大妻不生，索性早早讨个妾，也不枉了辛苦一世。若是端端替别人瞞瞞，我道没要紧。”都氏道：“可笑员外一发说坏了事！，岂不闻和尚无儿孝子多？你见几个敢去娶了妻，几个娶了妾？世间若有了这般和尚，皇帝也不朝南坐了。莫说僧家，就是有规矩的人家，也不敢轻易娶个小老婆。叔叔一发说得儿戏哩！”

成珪道：“不要耽搁了，我们快去还了白衣殿愿心，还要到荒陇走遭，天色晚了不便。快打轿来！”齐出寺门，早到白衣赐子殿。长老写疏宣扬，亦如前法。拜祷已完，仍旧许了来年愿心，送了衬钱，领了些点心之类，即便辞了出来。

行不一箭之地，只见一簇人挨挨挤挤的，不知看些甚么故事。正是杭州风，专撮空，不论真和假，立立是一宗。那成珪也是个未免于俗的人，连忙下轿，钻在人丛里一看。原来是两个新到的老花子，在那边求钱，对人说苦。面前摆一张招头，写道：

具稟老汉韦泽，稟为恳怜孤老事。念泽老年多病，耳聩眼盲，可怜无女无男，夫妻孤老，衣食何来？只得街头跪恳来往达官长者、进香善士，早发慈悲，或舍一文二文，暂挨草命。料难报以今生，当来世为犬马。

谨稟

年摇摇月摇摇日具

成珪立在人丛，把这招头细读一遍，不觉鼻子里好像喷了一碗酩酊的一溜儿酸将下来。也只是免死狐悲，物伤其类，心中暗想道：“可怜这样一对老人家，若有得一男半女，决也不到这个地步！以我论将起来，比他只多得几分钱财，倘有风云不测，就是他的榜样。”禁不住扑簌簌眼下吊出泪来，便向袖里摸一二十文钱，递了与他，叹息几声，上轿随后才去。

只见前面三乘轿子，已进了飞来峰，转过灵隐寺侧，便是成氏祖塋。成珪赶到，便着安童去唤管坟的，李敬山带了香炉五事，笑哈哈走来具稟，转一气唱了七八个喏道：“成员外一向纳福！我依多蒙照顾，常对我家老阿妈说员外好处。不知员外旧岁添得位公子未曾？”成珪道：“恭喜添下一男一女。”李敬山欢喜道：“妙得紧！不生育了，一生便是两位，真个有趣。还是第几位如夫人生的？”成珪带笑指着都氏道：“这个便是小女，区区就是小儿。”都氏道：“老柴根又来饶舌，莫要讨没趣吃！”唬得那李敬山背地里把条舌头一伸，缩也缩不进去，道：“好利害！要知这个老娘，如何肯容得娶妾？料来不济事哩。”

成茂把食盒摆开，点了香烛，铺了拜单。成珪先拜了几拜，通陈了一番，都氏也

周智脸上早有三分酒色，正是醉后发出醒中言，便立起身道：“老嫂没有泥孩儿，拿了银子买得出来；要个养老送终的孩儿，繇你黄金堆垛，也买不出。小可有句不失进退的言语，不惧虎威，将欲奉告，不知老嫂可容说否？”何氏道：“吃了几钟脓血，不要嘴儿舌儿的。”都氏道：“员外所言，定须有理，便请分付。”周智道：“在下多蒙错爱，实胜至亲。今日复蒙赐饮，虽则沉酣，尚还明白，必不把张姑李妈的话儿将来扯拽，单单说着贤兄嫂一件急切之事。既蒙不厌絮烦，方敢斗胆。智闻岐伯所谓：男子二八而肾气盛，天癸至，精气充和，即能有子；三八肾气平均，筋力强劲；四八筋力隆盛，肌肉弃满；五八肾气衰，筋力不能；六八阳气衰竭于上；七八肝气衰，精液少；八八齿发去，天癸竭，而不能有子矣。然而尚有七十年来养一娃的故事。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月事以时下，故能有子；三七肾气均平；四七筋骨隆盛；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七七任脉虚，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然而未闻年愈五十而能生子者。今贤兄年未八八，尊嫂年过七七有奇，兄欲博得一男，如千中尚可选一；尊嫂则缘木求鱼，料应无望。论兄嫂赤手成家，夫妻协力，历尽苦辛，到今日家给人足，自当并荷甘美。但人生于天地之间，不尽于忠，当完其孝，兄之百行固优，而不孝有三，无后